

wh | 名家笔会

从世界杯看诡异人生

■ 蒋泥(北京)

我不是球迷，更不是赌徒，难得看一场足球比赛，即使是数十亿人为之着魔的欧冠赛、世界杯，都难得一看。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我尚且有选择地看过几场直播，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我太忙，就没有那样大的兴致了，只在次日点开新浪网，看看每天的进球。

这当然不如看直播来得刺激，满怀情绪，因为未知的最有魅力，竞赛过程的每一次转机 and 进球，都特别激烈，悬念迭起，从紧张激动而大呼，而慢慢归于平静，乐趣自在其中。

知道了结果再去看球赛，那就像看历史一样了，即使看着很精彩，其兴味也大打折扣。它关涉人性和心理。

从球员的角度来说，他们当然期待大家关注和疯狂，但是能不能进球，却不仅和技术、素质、团队有关，而且和运气也有极大的关系。这与我们普通人的就业、求职，事业能否有成一样，能力、平

台、人气和机遇，哪一样都要抓得住，才能拥有获得进球的机会。

人 and 人之间多数时候所差的不是能力，而是平台和机会。

随手举一个例子。
按照球员身价来说，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身价最高的是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 罗）、阿根廷的奥内尔·安德雷斯·梅西。他们除代表本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比赛以外，平时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踢球。C 罗服务于最著名的皇马队，梅西服务于著名的巴萨队。都曾多次荣获金球奖、金靴奖、欧冠冠军。个人技术毫无疑问，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级别的。但在世界杯上，平台不一样了，冠军所在的国家队表现很一般。尤其是葡萄牙队，首场比赛即以0比4负于德国队。

让人大为困惑不解的是，葡萄牙队真的远逊于德国队吗？好像并非如此。

我们推算一下：葡萄牙队列G组，同组的另三支球队是德国队、美国队、加纳

队。按照小组赛已知的成绩，德国胜葡萄牙，葡萄牙平美国，美国胜加纳，加纳平德国。

这可以进行怎样的组合呢？我们从逻辑上演绎开去：既然美国胜加纳，那么踢平美国的葡萄牙，理论上也应该胜加纳，而加纳踢平了德国，所以理论上德国负于葡萄牙——实际上葡萄牙却一败涂地，惨不忍睹。

可见从理论上来说，世界足球先生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并不差，它败就败在具体的临场表现上，团队配合上，总是不得力，运气也太差。假如葡萄牙队配合紧凑，运气更好，它完全有可能打败德国队。

赛前C 罗就有这样的信心。比赛中面对如此不堪的成绩，C 罗自是灰心丧气——差距如此明显，葡萄牙队和德国队当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是我们观看比赛后，得出的结论。

从中又获得几大启示：第一，假如你的团队很赖，那么即使你世界第一，也得被队友拉下。有时候你不得不面

对，但心里要清楚：这样的团队不值得留恋和效命。也许这就是木桶效应经验了——最短的那个板，决定团队的高度。在皇马队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C 罗，到了葡萄牙国家队，换一个平台，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志猫儿雄过虎，落毛凤凰不如鸡”。我们小人物没有多重的平台，因此职场上就要考虑跳槽了。其二，逻辑推理有着极大的缺憾和漏洞，基于逻辑之上的理论靠不住，那些仗着贩卖概念来谋生的演说家，一个个振振有辞，口沫横飞，我们可以敬而远之。否则失去独立的判断力，人受到蛊惑后，往往会迷路。其三，真实的生活就是竞争激烈的足球场，成功就是进球，除了满场跑，在跑动中寻找机会，没有旁的办法。但是，如果机会一直不出现，那就要主动去运作、创造，或者等待。最终即使机会不来，只要尽力了，那也无憾。要知道连C 罗这样的不世之材，命运都毫不眷顾，在世界杯上以惨败下场，何况你我？



睡莲

■ 方华(安徽)

喧嚣在身外
尘世在身外
闭目端坐在一池清水之上
让一束阳光照进内心

合拢或者打开
都是天地自然
以沉敛的气质
给夏日营造一方清静

沉淀的梦 (国画)

杨薇 作

■ 冯本雄(海南)

小艾是个文静孝顺的女孩，十分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是她中考成绩不理想，高中读不了，只好把希望放在读职校上。

一天，省旅游职校教师到小艾家所在的新民黎村，逐家逐户宣传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惠民政策，动员村民把考不上高中的孩子送到省旅游职校就读，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贴，就业前景十分广阔。

小艾的父亲坚决反对。他本来就反对小艾读高中，如今考不上正合他意，要不是国家有《义务教育法》，他早就不想让小艾去读书。他常常在嘴边唠叨着：读书有什么用，大学毕业就是失业，看看人家丁俊晖，不读书照样成为世界冠军。小艾的父亲虽身居穷乡僻壤，照样知晓天下大势，对生活精打细算。

看见省旅游职校教师满脸的错愕，小艾的父亲给他算账：小艾读职校就得三年，虽然学费免了，可杂费呢，购买军训服、校服及教材，一年不也得花两三千元？还有生活费，小艾正在长身体，光国家补贴那点钱，能吃饱吗？每年不也得花上两千元左右？这样一来，读完三年职校，我不得花近两万元，这还不包括什么实习费呢。至于你说，第二年起步半读，那是卖小孩的苦力，得实惠的是学校。作为家长，我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你说能省钱吗？可是，小艾不读职校，直接到企业打工，经济效益就可不一样了。



■ 陈正优(海南)

家乡是海南岛西丘陵山区的小村庄，村民诚实善良，民风淳朴，哪家遇到困难，大家出手帮忙，如盖房子或红白事，村里的人会闻讯赶来相助，今天你帮我，来天我帮你。团结互助一直是村里的良好风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有趣、印象最深的是合伙养年猪的事。

合伙养年猪，是由四户人家年初相约好，其中三户人家出钱买猪苗，选择一户为户主，负责饲养，年终杀猪供给过年。据我所知，我们邻村的农户，都有这

wh | 小说天地

成长的天空

不花什么成本，小艾不仅有工资领，还每月至少给我五百元生活费，三年至少两万元。老师，你说哪种合算呢？

教师被问得哑口无言，苦笑着离开新民黎村，也带走了小艾读职校的梦想。

此时，小艾家所在市政府吸引外来投资，利用新民黎村充沛的水利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建设了一个漂流旅游项目，优先照顾当地青年就业。小艾顺从父亲意愿，到漂流公司当售票员，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每个月给他五百元生活费。看见父亲满脸堆笑，不再唠唠叨叨，小艾也就心满意足，很珍惜售票员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三年。

三年后的一天，小艾在售票窗口遇见了初中同学小静。三年后再相遇，两人喜出望外。趁着吃午饭休息时，她们推心置腹地聊起来。

小静说，我初中毕业也考不上高中，只好到省旅游职校就读，毕业后应聘到一家旅游公司当导游，这是第一次带团外出。小艾问，你当导游每个月收入多少？小静说，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干得好每月至少三至五千元。

小艾惊讶了一下，心里嘀咕着，自己勤勤恳恳干了三年，每月工资还是两千元，人家干一个月就等于自己干两个月，实在太不公平。

小艾反问，你呢？小艾不好意思地说，跟你比差远了。小静“咳”的一声，撇着嘴说，我算什么呀！我现在只是初级导游，要是有大学文凭，收入比现在还要高，每月至少七八千元。

小艾惊讶地问，凭什么呢？小静说，这你也不懂啊？文凭代表知识和能力，文凭越高，知识和能力越高，工资收入相应就越高。目前，我仅是中专文凭，只能从事初级导游工作。就像你，为什么只是售票员，而不是管理员。

小艾愣了一下，若有所思。怪不得去年漂流公司要推选一名中层管理经理，自己各方面都不比人家差，只因自己是初中文凭就被刷了下来，原来文凭这么重要。小艾惭愧地说，你还好，至少中专，我呢？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

小静拍着小艾的肩膀，安慰她说，别灰心，事在人为。不是个文凭吗？人家能拿，我们也能拿。像我，有空就看书学

习，参加各种培训、进修班，准备明年考中级导游证。

小静的一番话让小艾无地自容。记得读初三时，小静偷懒贪玩，经常不完成作业被老师批评，考试也常常不及格，是班里的差等生。想不到，相别三年，令人刮目相看，彻头彻尾变了个样。

反观自己呢？读初三时，小艾的学习成绩比小静要好几倍，还是语文课代表。要不是中考失手，上高中应该没问题。只怪自己听父亲的话，不上职校，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小静走后的接连几天，小艾躺在睡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小静的变化对她是个沉重打击，让她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未来。

一个晴朗的早晨，小艾的父亲起床，发现小艾不在屋里，饭桌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爸，在漂流公司当售票员工作轻松，每个月能给生活费，我挺开心。可是，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更高的文凭，我一辈子也只能在漂流公司当售票员，也只能永远每月给您五百元生活费。我不想这样生活下去，我要追求更美好、更富有的生活，每月给您的生活费不是五百元，而是一千元，甚至五千元。所以，我决定离开漂流公司，离开新民黎村，用我这三年工作的积蓄到省旅游职校重新读书，寻找我成长的天空。

看完留言，小艾的父亲不知所措，赶忙推开房门去找小艾，只见屋外的天空一片湛蓝，万里无云……

黑猪忽然生病了，四户人家都急得团团转，有的去找公社的兽医，有的上山找凉草煮水，我母亲像看病号一样一天几趟看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四户人家的精心照料和呵护下，那头黑猪长得膘肥体壮，狭窄的猪舍几乎无法容纳它的身躯。大年二十九，要杀猪过年啦。小孩欢呼跳跃，大人磨刀霍霍。下午，把猪杀了。分猪肉按老规矩，户主得一个猪头，四户人家每户得一个猪脚，剩下的肉四户平分。猪肉脏用于四户人家共进晚餐。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匆匆而过。进入新的世纪，社会的物质供应日益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合伙养年猪的行当消失了，而家乡的团结互助精神依然长留，合伙创业的形式再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去年回家过年，听说西村的五户人家合伙办猪舍，养了四百多头猪，每户净赚一万多，东村的三户人家利用政府的扶贫贴息贷款合伙种香蕉，每户赢利3万多元。

wh | 诗路花语

六月蝉鸣

■ 徐良伟(海南)

六月蝉鸣 无留响
你从天轻轻掉落
流音绕我六月的汗水
人更幽静了在一场风雨后
你哽咽的声音不竭
我深入的语义不中

六月蝉鸣 谁陈旧了世间
并且吁请浊浪跳滚？
无论那年月 莲出污泥而不染
空山里志士皆逝芳草也枯萎
这清冷的林中死寂早已注定！

六月蝉鸣 谁默动静体仍自然？
我结茧的右手已擎起火种
点燃天边的薄云
结庐在人境 梦为衣裳我无车马
喧闹又何来？
不雨花落 无风絮飞
你小小的声响不该

你的潜行不深
仲夏的绿荫不开
你薄如蝉翅的梦不醒
你哒哒的脚步不响
南渡江的旭日不升
六月蝉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不是秋风遣我 而是月影移山
谁借我满腹清清的文墨
泼一波六月尖叫的蝉鸣！

访海瑞故居

■ 黄世昌 (湖北)

伫立在塑像前，仰望满天的青，那是南海之蓝清洗过的执着和纯正。

尽管也有污浊来侵扰，但只要乌云出现，您必将其绞杀成雨水，并交大海终沉。

青砖黑瓦，铸就铮铮铁骨；
红城湖水，荡漾廉洁和清正。
两袖清风，至今还在庭院吹拂。
拼一生仅存的八两俸银，
将闪闪发光为夜空中的星辰。

您是一面锃亮的衣冠镜，
能照出杂念、邪恶滋生的灰尘。
脚步轻轻，只想掬一捧红城湖水，
洗发烫的前额，洗能穿透迷雾的眼睛。

铜鼓嘴

■ 陈学炳(海南)

有人按图索骥
给你标上铜鼓角
一个冷冰冰的学名
一个预制件施工的符号

你的乳名叫铜鼓嘴
像祖父唤儿孙
阿狗阿猫阿五阿三
很血缘很骨肉很性感
难得的是你不张口说话
难能可贵的是你其实一直在说话
听不懂的人如鸭听雷
听不懂的人跟你拉家常

祖父驾风帆的刀锋
与你的峭壁刀锋举案齐眉
一曲渔歌于此激起
几代渔人从这里启程
祖母迈开四季的脚步
随你采百花尝百草饮百泉
风也保佑雨也保佑
长寿百岁如影随形
孙儿结伴北京驴友
体验你惊心动魄的山海落差
孙女邀请上海白领
观赏你三山五岳式的简明版本

越来越多的人懂你了
懂你的人其实也懂得
没有霓虹灯的
没有钢筋水泥的
没有人工饮料的
没有塑料花束的
曾经的那一片
著名的海边椰树森林



铜鼓岭自然保护区 苏晓杰 摄

wh | 菁菁校园

毕业季

■ 汪亨(安徽)

临近毕业，行走在校园里，时不时就会碰见两个拖着行李箱的学生迎面走来。他们带着青春的骄傲与激情，行走在灿烂阳光下。阳光毒辣，地面似乎有被烤焦的气味。杨花在风中翩跹，茸茸的花絮，随意地落在他们的头顶、肩上。

下课路过操场，看见有学生正照毕业留影，笑靥如花，灿烂无比，“青春”两个字都鲜活在一张张笑脸

上。——男生坐在石阶上，弹拨着吉他，轻声浅唱《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听到这熟悉的曲调，陌生的嗓音，我的心顷刻纠缠在一起。陡然发觉，日子好似翻书页，哗啦啦的，让人来不及看清纸上的字迹。

傍晚时分，漫步在校园湖畔的小径上，凉风习习吹来，梔子花的香味阵阵弥漫。不经意间遇见一对情侣争吵。到了毕业，爱情该何去何从呢？

想起不久前，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找我谈心，主题就是爱情——他失恋了。其实，他一表人才，女孩温柔可爱，他们已经相恋好几年。他们的爱情，如山涧的溪水潺潺长流。可这样的爱情，没有迈过毕业这道门槛。王子和公主终要从童话中走出来，回到现实的生活里，拾起柴米油盐。校园爱情是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可惜多数成了青春流年里的一道伤痕。

池塘里的蛙鸣整夜不断，密密呱呱，像位歌手坐在塘沿，敲打着架子鼓。挑灯夜读时，被碎碎的蛙鸣闹腾得理不清头绪。隔壁的学生宿舍楼传来悠悠的笛箫声，时缓时急，在耳畔游荡。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每年，一拨一拨的人走，而后一拨一拨的人来，匆匆又匆匆。总是说，毕业遥遥无期；可看吧，转眼就各奔东西。

这是多么美丽、纯洁的年华，可以为之赋新词，可以不食烟火。但光阴似流水，一去不返，生命必将随之流逝。一个季节，无论多美，终究不能留连太久的。

几场梅雨，飘洒江南江北。淅淅沥沥的雨水，滴滴答答地洗涤杨花。一尾青春，就这样在岁月的拐角处，悄然地搁浅。

拣个晴日，送几个毕业生离校，心中五味杂陈。想起探春远嫁时的那句：“风雨路三千，各自保平安。”不由感叹，茫茫人生，无涯的时空，谁都不是归人，只是一骑匆匆的红尘过客罢了。道一声：同学，珍重！美好的未来还要靠努力来打拼。

wh | 椰岛风情

陵河情思

■ 李玉峰(海南)

陵水河是海南岛第四大河流，千百年来一直川流不息。河两岸一马平川，平畴沃野，乃琼岛一方丰腴之地。唐人李贺曾有诗云：“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糟”，盛名未曾衰落过。

陵水河是我生命的源泉，更是我做人的品格，一直以来我以它为镜，正直人生明如水，轻看名利淡如水，笑对人生初如水。我常常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接近水，感悟水，冥冥中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事”。看河中的帆影、桨声，似是徜徉在唐诗宋词的意境里。看窗，窗里盈盈有水，看门，门随流水移动，竟有几缕带水的柳叶斜着身子，桨轻轻一轻轻拨着门铰……

孩童时，我几乎天天都是在河里捕鱼捞虾、捡螺拾贝中度过的。每逢盛夏时节，我和几位小伙伴就相邀到河边，我们在水中仰泳，浪花在肚皮上滑来滑去，鸟儿在空中盘旋，还时时朝着我们的肚皮俯冲过来，有时两只爪子还在我们的肚皮上蹦蹦跳跳，好玩极了。

退休后，常常在岸边闲庭信步，连绵不断的流水，总能触动一段历史，牵动一缕哲思、浮想联翩：一条河连接着历史的渊源文脉，流过了风云变幻的沧桑世事，两岸铺陈起灿烂厚重的人文积淀。驰目远眺，穿过悠悠岁月的云烟，追寻曾在陵河两岸出生或为民造福的清官和仁人志士的行踪。如芳名垂青史的一代清官冷岐晖，勤政为民的“两部尚书”廖纪公，扶助贫寒子弟读书诗的商贾楷模张鸿猷，爱民将军杨德隆等。他们一个接一个，连缀起晶莹的精神项链，感怀着陵河的恩泽，以自己生命的光辉演绎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辉煌着两岸的大地，引领着后来人。

明代吏部、兵部尚书廖纪题镌的“进士坊”仍完好不损地安卧在陵河北岸五里亭的灌木丛中，静静聆听大地的心音和大河的涛声。恍惚中，我似乎听见明代南京礼部尚书原籍定安人氏王弘海在万历4年(1576年)回琼时，专程到位于陵水河右岸(陵城)探访廖纪故里题写的《绿野烟花空夜燕》诗句：“秋风怀古旧城边，一望川原思渺然。绿野堂烟空宿燕，天津桥废不闻鹃。尚书故里寒云外，乔木人家夕照前。沧海独馀东逝水，葱茏佳气自年年”。或许是钟灵毓秀的陵水河冥冥中庇护这座曾孕育过明代两部尚书的古城，才使这廖纪故里香火不断。如今，廖纪题镌的“进士坊”，也与沉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举人陈初、曾忠等人捐立的兴贤坊、育才坊、凌魁坊，不分昼夜地静静聆听从它身旁哗哗流过的涛声。

虽说陵水河没有黄河的壮阔波澜，也没有长江的磅礴气势。但她毕竟也是天地孕育，九曲回肠，一路辛苦走来，披荆斩浪，抖落一身光阴的裹缠，从远古洪荒奔向世纪文明，早在6000多年前，陵水河（现陵城段）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了。
仲春时节，泼一瓢阳光，秋天里抖一抹蓝绸，半开半闭的眼睛里，任由小桥流水淌过，唧唧呀呀，唐代的浪花，宋代的风云，陪伴她淌过一个又一个日子，走过一个又一个世纪，江清月白，波澜不惊，流水东去浪淘尽……